

書

啟

柳

先

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

一本書下有明謗貴第字

寄許京兆子並容書

京兆子並容書

印

宗元再拜五文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

欣踊恍惚

音切虛晃切與悅同下

疑若夢寐捧書

叩頭悸不自定

悸其季初也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

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

重憂殘骸餘寃百病所集痞結伏積

音結

踊大字
本作躍

病又音地痛也 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

內消肌骨一作肉非獨瘴癘為也瘴音利忽捧教

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音

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

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

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

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路一本下更厄塞龍兀

謂中官

上倪結切事既壅隔事壅隔 狠忤貴近作

此三事理所有但志無善則異國已得以此安之人遂莫加其身

謂幸年

也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

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切

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詆訶旁午搆扇便為

敵讎便盡本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

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

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

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本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重校元 豈有崇 共四字

俟除弃癘痼更一本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一作本但欲一心直遂果

陷刑法皆自所求得之得之本無又何怪也宗

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

死元和元年五月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

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

二音老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

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骨勝一本榮榮孤立末

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無女子一本

將候切選魏都則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晚晚人一本作大音字

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

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喘惕慄慄二一本

傳二敬香衣切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一本在城

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謹逐來消息存

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地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亡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血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遺養者然此已愆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為世大慘時每以何敢更望大君子撫

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

適洗沐盥漱盥貫管三音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

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議字本无不能自明者

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或毀之曰母奈其善盜嫂

何乃不疑兄娶孤女云樞婦翁者過涉瓜切垂也

五伯魚三娶孤女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

光史籍一作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

上公以臣之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離婁下云今

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詭一本无為字一詭字一本詭

也罵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銘傳見此誠知疑似

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

以無死國語晉文公伐齊得詹而歸將烹鍾儀

南音卒獲返國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見鍾儀曰

南音云云晉侯重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襄

為之孔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公二

騎危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

因上琴騎危謂使有日而如座死趙不前通

據鼎耳為齊上客前漢史本傳張蒼韓信伏

斧鑕我日切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

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本傳各見此皆壞

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怙怙典恐音

匡怯也洪地珍切下和未伎又嬰恐懼痾病本

病惟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陶矣賢者

三句暗結
前後

重板漢
此詩在
作板死

此三句是所以息
怨讟者之精撰
義在慰以恒常置
人盡西專以宗
祀所名既為力美
易六人三所必動心
也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才一本無異能解

雖欲秉筆觀文纒上當作觀力和切說神志

荒耗前後遺忘無效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觝滯一本抵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

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士一本

上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

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一本通家

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有字不敢望歸掃墓

域退託先人之虛以盡餘齒姑遂少此益輕瘡

痛就婚娶求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

其寢與無後恨矣書辭繁委無以白道

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懇戀一本不宜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字敬之發敘情狀不山許書而所
文章二者卓犖可用之
多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職役人胡要返命奉

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

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或字即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本。作是。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一本。忠許作。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為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為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

符堅謂尹緯
宰相才王景略
之儔非王猛抑
緯為令也

武帝立以仁為先
帝臣重之仁乃病
危以二千石歸矣

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以尹緯為令史。且皆終日號鳴。大叱勢駕切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頗音切馬謖得以惑孔明。謖音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前傳許靖以人譽而致囚。三

安溪先生云柳子
自言得邦去輕博
人觀其適正仍見
此等議論振要
津時可知

公三志國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間為匹夫雖稱為
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
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
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
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趨走其左右豈
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一本不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

省羊

其言也詎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
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
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其慕
文記切也茲嘒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
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
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
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
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

左傳楚
人甚之
既而杜
注其意
也

安溪先生云此法
百厚之所以敗而
終如拳之若此
故知其為有心
人也

三段自為聯

柳子置子以於
第二流

自韓柳兩元皆
頗脫時先儒言
白矣

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
且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
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如臣
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
文章立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
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
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希王
襄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

累累相望若昔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
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且無所取信
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叔仲鼎列唐登科記大曆九年楊惠中進上十
三年楊凝中進上十二年楊凌中進
士皆有名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
字茂孝嘗為華山韓愈敬之希屈馬者之一
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
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大一本孔氏之志
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

孫子
五經
小祥
實奇

士之末獨來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
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
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
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
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
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
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
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

直謂文之聲侯
也夫字亦作文下字

袁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
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
字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
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文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李無
以盡誦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
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
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
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

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瘖氣尤甚
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眊音昌內生
霧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
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增故撫心按膽不能
自止又未州多火災又字無五年之間四爲大
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
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
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屹屹自苦以傷
危敗之魂哉屹屹自苦中心之

相憶鬱結平力切綴密也也備具載所獻許京兆

夫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
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
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
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
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
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從才
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
忤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

安漢先生曰可辭其職
大略言已自處其位
自免于帝情之中此年
歸鄉園主家室托嗣
傳之類是也

上云無有是念而此
三後得好官能不
為德生好官移其
此乃好官即以此教
人當即亦念人皆
後者亦念已矣其
本表祀

李云世嗣已也

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
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
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
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
好而早凋落子厚娶揚疑女寡居十餘年嘗有
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謂揚氏嘗孕而不育至
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
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本或者猶望

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
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
日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
顙布之座右一本作下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
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奈唯
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
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

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不得者

講張排根一本作根講音輒根胡根切僕可

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

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有一本字下不

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

姑慕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

而嗔罵者尚不肯已也嗔稱本從切譙堅然相白者

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

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

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

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

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

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鄒衍事今若應

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

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憲宗時代鎮興

日部落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

飛文之罪傳出云向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

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

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羨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
得字恙餘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此當大
亮切憂也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
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
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倪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
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

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
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
嚮者進當，輒不安之勢。龍倪結切平居閉門
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

操其間一本作造具門

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

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
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
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
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

區七收者一段
區其以不能定
亦人之故以不一

其氣發並
居焉而有之

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

壓當世名一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

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

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嗷嗷高虛

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

言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

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坐橫尸孟切不知其

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

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

勿為他人言也若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

腿重直能切腿馳偽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

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感切陰寒七感切慄

力作參所切歸切慄也毛髮蕭條瞿然注視心驚九遇切

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

特異鳩舌啁譟鳩音快說文今聽之怡

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公

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
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
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
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存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
置一喙以自稱道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鑄
能言也惡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
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
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

華：旋折

安溪先生之首言
因卦處目命甚重
終之以作爲得法
文章蓋其本領
只以此也蓋立三采結
保之極

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
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
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
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
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
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賤腐枿才木也不能坐植猶足蒸出芝菌
以爲瑞物枿才木也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財世必
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鄆爲耕此

鄧一本居也本集韻亦作屋屋云延切一家朝夕詩
譏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宮增聖唐
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
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邕之弟與政思道去昭同而

杓直杓早切李足下州傳遽至篆音得足下

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

周言逃蓬藿者藿嗾聞人足音則楚然喜潘云

潘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悚也又苦江僕在蠻

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頗喜復何言僕自

去年八月來瘖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

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擯柳餘耳破决壅隔太過

一作塞字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

聖則髀痺也所飲者補氣豐血強

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

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

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蜂虺大蜂虺出

也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

得上下字
字有魚

五
云即賦也如燕三足名射工一名水含擊
令少射人影則肌奢如齊亦名短狐

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美切時到幽

好石暫得一笑已後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

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

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大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

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亮切誠不足為理世下

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

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滿觀本末不復一一言

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義

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人作

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

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不過為三十年客耳

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

把論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

史諸子數百卷掌族戰悖稍定時即伏讀頗見

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

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
常今僕雖羸餒亦其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
煦僕煦二吁切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即人
一本即不後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
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蕭僕各有書
是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字羣羣在近地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
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十一本係顧

見之書
作視之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
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
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衽音捨衣
作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
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
煦煦千余切便僻匍匐便明以非乎人而
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爲門
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
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

非乎人
今所謂
判也

仁平郎又坐劉柳
累者

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
之異也固有為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
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顯少連
以禮部侍郎知貢舉
進上六上人諸科十九人此書想與少連之子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
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講
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
等違之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
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
戚門生光寵不意璩之者復以病執事童云

按文云不意璩者即合音璩璩璩也書此
習鑿齒傳璩常流碌碌凡士柳文用此

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
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
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
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
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

柳文卷三十一
三十一
唐書三十一

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
老死瘴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
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
可冀潘本作幾凡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
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一本就宗
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九年安漢先生云辭氣逼直極其辭是子厚本色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

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蓋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

有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

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

按退之此是年撰
順宗實錄舊史謂
其說林申事頗切
內官忠之往于上前
言其不實於與劉
秀才書辭自晦其
識遠矣當其下筆
初直事核而仍不敢
褒貶自任台閣豈
能居之中道也

退之名
在左反
記故稱
丈

史法從實生假後
陛下居齋桓之度
兩難化未

國一本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
志於道者不若是一一本之下有有宜字且退之以
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
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
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
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
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
入拜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之入政事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

其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
禍則有天刑則一本字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
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
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
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一本作
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
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
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
危肆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

重校一字
本無暗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武帝以遷作史記遷言李陵
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
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請
帝怒帝怒為暴揚國惡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
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
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
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
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本
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

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
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
知我之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
聞知我之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
然徒信人口語每以異辭印以激火則所云
軒天地者魯無切決必困沉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存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
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
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

韓與劉書云決
不沈沒以反其初
今考異載柳書作
決必沈沒朱子答
見之存另云誤也

於此今學如退之第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慊
慊印為正直行焉如退之信一本作義猶所
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詭乎明天子賢
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
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
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
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
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以下敘太尉逸事
皆破疑不似實
之意

退之確前者書進退之力與事奉恭誠中吾病
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
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姑玩好遊邊上問故老卒
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味
對能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
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
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
則其益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
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諫也史遷死退之後以

答書亦有規其志
太銳而取困于世者
以下言雖去其病終
惟不得已又即其失
適句生下波抄皆
有源

傳信傳著以修
日其安當印務
之三三六

多閱則誠真

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
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三孽羸頓朝夕就死無
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
史遷言荆軻徵夏無胆凡即餘切史記荆軻與
夏無胆且滿具知其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蘇建
事為余道之如是言大將軍徵蘇建軍傳蘇建
語余曰言留侯徵盡容貌狀史記張良贊見其圖
云孤囚賤辱雖不及無胆建等然比盡正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谷梁莊公七年春秋著以
增轉疑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善其

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与呂恭論墓中石書
書在卷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
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摸其文示余
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
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
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
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更有亦字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
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

三三三

以下不減左氏內外
傳之文也

李三到股盧墓
韓柳交識之盧
占到股又自有別

李三極是

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
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
言植松為擢之怪推一本而掘其土得石尤不
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
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禮記檀弓篇云况廬而
居者其是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
罪如四亦故如大中都石尚異教人若欲其

識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廢於
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
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
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
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
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貧
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固無闕遺矣作
東郭改市鄠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均土大木巨
至切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

意本漢書王成傷
自地加以家野崇
及張論神在事
兩云務自地加境
教標諸經之意

李云何文馬厚

俗史記情徒果切注以主切亦情也惡也絕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淫奇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鄭也慮善之過
而莫之省誠慙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
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
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
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李云一事而能見其大者則辭尤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

先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善志慮

一本元

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

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

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

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

贊天之能生植也歎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

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一字為人耶

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

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

果成之自為果。蕪癘痔之自為癘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一本若字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論云天與法。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

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技業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遠焉。又子之喻。平旅者皆人也。一本又字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柯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禹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爾。一本無字者不足喻乎道。一本無字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

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新下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孔穎達伯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日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日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

垂得之孔疏云

九區揲六過揲區
在區也言揲之九
區六區身節用
區揲兩字似未安

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日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

不遺孝
字何只
後句

異也必知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血
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
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
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
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誥若
曰孰與顏達著則此說乃顏達說也非一行僧
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無乃即其謬
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知窮昔人

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如善謹之勿遽宗元

白

吳溪先生曰所言者卷教一端然指其學有讀者不詳而輕於立於之病乃以類推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未詳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
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
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于殽一義事在備公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
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曠呂和叔
宣英上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

者誤

韓安平處韓泰字安平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

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集註二篇春

秋辨疑七篇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

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

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日勿教誨見寵不幸先生

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

於亡友凌生處凌準字宗一畫得宗指辨疑集註等

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

人之迹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

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榘榘齊地名也事在

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

楚人殺陳夏徵奮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

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

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

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

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荀息奉

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取於外而

今但有微旨亦不知僅有宗指也集註豈甚泰例之異名耶

此條竊疑微指亦有疑焉太王西秋於可以立國也紀侯之

國皆效或曰王月然而春秋不責紀侯者其亦傷天下之無王乎

中主之或荀息立于朝而不勝爭是其在身也立矣而荀息不亦其奉天

陸信事
既即中
乃唐封
陸出同卷

命也
卓也
命也
卓也
命也
卓也

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
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
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
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
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烟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
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音每以師
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

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
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切狐疑猶豫
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
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刺史亦若吾子
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
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
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穿也不
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
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蟻蚋然蟻音與蚋音質同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
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一本其字更不知言而罪我
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特列官以立學
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
一通如來言以汗篋贖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
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清古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溫字和光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是下近世之言理道者
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

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奇峭刻
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說切甚者好怪而妄
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
故道不明於天下而李者之至少也吾自得交
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漸切
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
動作悖謬以為侈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
道之窮也而施手事者無印故乃挽引強為小
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為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

言愈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
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
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
世之訛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作一本凡
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
不喜怏怏於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
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
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忍耶故思欲
盡其瑕類嘯對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此

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後慮以宰相之
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有章詞者告余
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
之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撫之石韋子賢斯
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
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非左氏尤
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
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
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

重校不
今輒往
通

自得云此文所
謂得之蓋先
蘇所云天之所與
者其云比與於和
曰非則人工能至而
非天之所與者也
得之難者天也
知之難者人也

是罪余者雖里亦有世滋不憾而惡焉切慙也六於
化光何如哉以乎中必屬乎外想不思而得也
宗元白二書書和子得者者雖世所有茲極反復此說之態也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
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
除也頗音禾切編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
高明一本作明字探其深曠雖有無敗則為日月之
蝕也夫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

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剏精竭慮者幾
千年矣官利切五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
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
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
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縱
子勇切吏音勇縱吏變躑躅而不進力躑躅
子勇切前漢衡山王傳躑躅而不進力躑躅
窮子勇切躑躅而不進力躑躅
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鑿之
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

安漢先生云
唐代文章作者
者之與而誌其
所為卓然自任者

自得以奮其閭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
祭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一本作抵字生則不遇
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
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
著者哉一本无著字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
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
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挾二决古切抽其華置
齒牙間遇事蠶起金声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
時之貴微同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

虐亦也

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
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
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
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
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何如耳一本視字下有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三十一卷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

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
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兩長展不惟充賦稅養祿
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
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尼
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
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
則貧者無貨以求於吏貨財也所謂有貧之
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贏音
也利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
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凡若
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
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

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
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
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
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
撻拾以輸縣官撻俱運也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
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
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辜

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而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和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後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窳以主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

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適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秉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末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益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韓字宣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

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知大本作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饒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

此類。崔簡字子昂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占

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龕礦燥悍所中。

古猛切懼傷子敬醇懿。

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

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生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若切光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際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

通臟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澁與同尔大尔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頰不發頰與同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壅與同泄火生風戟喉癢肺癢與同幽閑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

必者土之所出也
不可者而段乃因以
微引之多而極其
吐於之不無其為
言修補有倍矣

凡為此也
極見其
經中云
斯家美
矣

移字之序
目制改

離奇液瞞音亦瞞瞞字前漢離奇注於綺切

莫半三切注液津液橫謂脂出莫然空中立

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玩航千仞之淵冀

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拘孿踠

跌脚也跌待結切踠於院切也朴也曲薄蹄而曳者皆

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雍州名皆可以

補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柱荆之茅皆可以

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

以學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

則魯之晨飲其羊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

以詐市人閑轂而輶輪者輶胡瓦胡果胡果三切

輶輶回轉也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

為大醫扁鵲盧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

侯王曠頌賓也山西之冒沒輕儻音吝吝者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淮南子國有鑿凶門

而山東之稚駮撲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

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更贊山東若是則反倫

恃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

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
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本音琴其內皆
字或作附子八角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若果立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者良
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
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
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
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
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孫高隱居云黃芩者名子者破者名宿者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
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君巢蓋為甚
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一本

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

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索三股曰微兩股曰縲

處則若關桎梏桎音質梏古毒切才于而無所趨

石切也選六切說文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

枿枿音餘也隕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

亦何至此汲汲無歡
宜石永年矣

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

盛譽山澤之臞者。潘云：臞，權俱切。瘠也。前漢列

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

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

之所不欲得也。人一本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

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

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

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

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

言不以動其心非
因人之室以為利

為類甚古

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

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

而趨也，屯而居。潘云：屯，讀當如怵。徒昆切。悶也。

怵，然無所舒也。舊之閏切。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

骨，而印以盜，愚他人，莫种已。獨以愉，若是者，愈

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

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疾

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

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內
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
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
任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
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
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
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

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

昧洛代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

濛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

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

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

糝燥濕糝恐九女救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

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

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

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

若此張皇則其
信以甚其文非
睦州致忠也

大字本
多星時
二字
在右一
主路字

還矣愚敢厲銳探堅

探音患

又音甲

鳴鍾鼓以進

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

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

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

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

也亦謂字又

言儒勞切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

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

但以世之兩事已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

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

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市其瓜拍蚤起則

嘒嘒諛諛以逮夜

嘒火苞切 諛馨公切

又增以脂燭燭不足

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

邑操於眾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

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

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

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

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

繼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

蘇按碩書音不
碩師音本上
碩書音

少大字
本外已
在在書
外三字

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絕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子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

身前悟一、四環
吁。危但不危。桂商
辭。使使人厭其宜
要。耳。去。又。與。研。賦。派
利。利。馬。如。子。所。以。馳
驟。從。後。以。是。反。成。其
工。者。在。在。各。各。處
而。而。一。一。辭。勝。氣
遂。半。自。然。之。節。也

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潘云。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入而號。故曰。姻音亞。兩婿相謂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潘云。柳獲並如。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得奴婢。進云。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已獲得奴婢。

也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
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讐者今
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死之
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無一本
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
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
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
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

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
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半使讐者失望而慄親
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群羊以
為兄餼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
為兄壽監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
酸醢呼帝切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藏才浪切
肝脾腎謂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官切醉
飽謳歌愉懌訢歡訢與欣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
愁悴、焉膚日皴潘云側救切肌日虛守無所
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
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
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
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
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善窳音瘦病也又器
陶河濱器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
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
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吁句切

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

併也

併音世

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

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開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

多有不足憾
致辭者而亦七年
不已所謂道不足而
強有言者

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比下。僕得歸溪
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
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
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
福來誨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三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
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
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

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
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則思復之。復之而
又不更。則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
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
而不更。則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
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復面之。亦將
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

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
何取於車之䟽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
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
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
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
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家語相魯篇是
夾谷孔子插相事，斬休儒，又使仲由陳二都公
申句，下伐之，傾及為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
在，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

怡色濟也。切上濟子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李

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

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

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

以惕也。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

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

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高宗曰：啓乃

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上日昃不暇食，坐

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

也。得自此正為德乎
若任乎是一段稱古若
也。賢以神揚之矣。然何
言之有也。居自書之
言堯至不為也。非不
能也。為首層對揚。欲
性平真。而不能勉。終
主論自凡事。之致。去為
說中。至如是。而心不愧
耶。為次層對揚。止已之
法。為非聖道。立往而往
之日。手任乎。仍結首層
後進。次層。

此一層從孟子中未
非與齊之辯

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提髮
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
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
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
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
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
宜縱目印鼻印即印字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
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

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心
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
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
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重一本故曰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
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
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
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
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

踰鉅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
尚書多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
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
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押而擾焉，踉起
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踏
弊自絕。重云踏蒲故也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
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
能。一本更有我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
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

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
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
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
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
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
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
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
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

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
偏則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
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置譁尚可恭其
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
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
人一本生人字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
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
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
爲若是豈怕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本 茲

重校是
先字

吾得之自此至此甚
未可也。是一段言涉
此之道以詩揚之夫
車不日不行險則人
不能不涉也。此他分
亦有二層上層詳甘
而於軍下層以禮原
既釋又是一種入世
要之均非中道

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
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
友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
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失車之爲道。豈樂行於
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本
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
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
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

知不足齋

子仁之

潘云豐許觀切

國語魯莊公束縛管

身曰豐亦或為薰謂以香薰草藥沐浴柏與霜同

凡君子為道捨是宜

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

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

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

而貴末，夸世而鈞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

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

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

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

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訥古切不能以道匡

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宛觀

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

又縱蹠之，疑勸也一本作縱踊之潘本已則決

起奮怒，棹強越，挾滄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

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武帝時南越太后繆氏

四年少季住論令八朝與太后私通國人是無

異盧狗之遇噬。童云疾音曳兼龍間謂使犬呀

呀而走如呀虛切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

心也子而暴之非鈞竒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

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

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取出耶

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

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夫

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

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

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

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橫去聲

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

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

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德

於美者而吹竽屈其勿切吾子其類是歟佞

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

子得云自吾言是
下至而惡之也一段
又就揚身士寬一
步說以高之段三
揚之而惡在佞者
言佞者係身也指
正歸于稱佞也
以此事收住

無已句
疑有記
字

又言可進至此
上出此一段云

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倭同山雖高水雖下其
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
復之非為倭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倭而
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
之所宜甚惡者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
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突梯又音脫楚辭將突梯滑稽注轉
隨俗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
也錙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
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起也也乾健而運離

于書在作

於手也作

又云自此至此
甚一段又說自己
身上說法相狀
較薄而云又分
照上二段又已推
形勝與惟心意
且若若去語味
出此云云

展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
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
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
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
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
然已得號為狂踈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
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
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
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

在教在

又云蓋亦由
摠收

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迎
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
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
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
明之。到永州七年矣，晝夜惶惶，進思咎過，往來
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
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
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
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

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
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
之，孰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
不可者，今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
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
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
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剌，卒采其可者以正乎
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本無今乃專欲覆蓋掩
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

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獨

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益乎是事

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是下所為書言文

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

為蒲捐馱馱何可當也指所交切馱音決馱音

千里馬號蒲捐又前鄒陽傳注其說韓愈處甚

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累

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閑廢錮悼籍田之罷龍意思

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

戚耶但當把鋤荷甬潘云甬側治切春也此

通决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與隙同則浚溝池藝

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

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

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

不父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

如此粗坐五切疏也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此道名
是道州人
非存唐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

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

騃語切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期與伯牙深自

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

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

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蕭又自懼也烏可取識

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持

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

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本使

論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

乎僕嘗病興寄之作理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

成風益用慨然問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親足下

誦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

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

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

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

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

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

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此早年家早歲之作宜削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
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遠
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
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
情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熒音
炎或以不給
也然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
備曰精息委切秦人謂曰和飲食吾是以

宜從
九字本

應字

然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
可常或將知有為也乃始思困震悸其季於是
有和知之孽有羣小之慳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
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
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
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無京城人多
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
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

此即所謂謂者
不得先明也

曰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
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本
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
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
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
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
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乃今幸
為天火之所將温温作天本此衆之疑慮疑

舉為灰埃黔其廬黜其垣以示其無
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
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大神則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舉
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
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
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本作是以終
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吊許不
吊災君子惡之事見左傳昭今吾之所陳若是

宥在
助也

有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

元和二年

顏魯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

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

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

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

足下輩言之枉措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

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貞元十四

年九月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

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

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

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漢書志通籍者為

客字物色懸之宮門就職書府聞之愜然不喜

不極乙及切

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

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

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

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

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

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

於地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

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惓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

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牀不寧不意古道復形

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李膺嵇康觀其言太

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

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希

云與鳴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

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

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墮窳徒果切有

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

此段在陶時
懿也
內言外心見他
人即改果恐失
手也

司者。二詳蘇內息醉其退然自克。持殊於衆人者。

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陶虛男虛容二切怛

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潘云嗜

詩嗜嗜皆相釋文者作嗜注嗜遂退託鄉閭家

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局音尚

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

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失也豈說者過

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

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

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

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一本能字來者不拒。曩聞

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貞元十四年太李生薛

城送之却外帝惡城黨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

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

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法

郭惠子問於子貢曰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

以不皆自欲
列者情与諸生
教之先明也
下分所為大將此
好法宗廟中之
下及又見法命
優幸以好於
恒也

能廣不
知李何

諸事之留陽也
善而不長于措
柳子蓋出此以佐

筆善折故帶
徑皆道峻然不
有法也星也至
志柳子之未遠
六代者在此

不拒病夫扁鵲古之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
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
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
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
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
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
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古切柳宗元白

此文前其半則及于古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
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
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
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
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
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
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重校

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

與為言詞。一本作辭字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

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也。屈子賦

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屈原楚詞。懷沙。僕往聞

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

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

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

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

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

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

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

嗷嗷者。交切早暮。呌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

憤。僵音姜。仆音富。赴音。三音積古對切。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

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

安漢先生云。初。子。海。王。此。

此等佳。三月。時。但。免。見。夫。詩。耳。

安漢先生之繫稱
既引子家情辭
一果惟昌若修克
是矣

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

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撫音武京兆尹鄭叔則

佛然佛符弗切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

作皆恢恢然育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

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

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

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

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

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

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

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

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

烺烺一作燁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

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

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

安溪先生云文章
私奔之病以文精
微之要在乎此矣

要得玉質者道德
之本也恒者性情之
帝也貞言其大體
恒言其細微

此等以作亦
有迹

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懼
其剽而不留也剽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易切懼其
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
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
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末其質本之詩以求
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
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

旁批皆字
本此以心氣
言之此存乎
也下六句乃
即此反言之
抑揚之句初
命主也疎
塵之句初
帝勢也若
存之句初
鍾格也此
于固句反
信先以載
此相成也
為是不得
為勢不虛
為格不虛
也

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志參之莊老
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
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
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
亟求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
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
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復字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
 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
 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和曲補高其和彌寡積
 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
 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
 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
 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
 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逢潘本水
衣也夫如是致隆

所以開証與者

非其難也事已
繼後故義不疑

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占之遺上延乎下下
 倍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
 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
 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
 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
 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
 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
 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
 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是下得生書言為師
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
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
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
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
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耶若
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肉
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
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

不可為言不可居
之不足

如馬鄭者恐修序
之世不可見柳子
其不少亦非也乃
非其人確尤浮薄

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
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
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
事出左傳信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
公二十三年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
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
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
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
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

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

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

目也切怒敬叔吾所信愛。敬叔今不得見其人

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却吾子文甚暢遠

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

其策。即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

師歟。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之矣。幸而

亟來。亟去切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

肆言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

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

有好道而適是者。宗元白。自注古雅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

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

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甚謹也記其教也。雖若是當

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

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

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

遠起作

三字誤
比注入行
大字存
無其即
甚字之
後也

子厚亦斷然
以孟子為經

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
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
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
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
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何下秋
更有厚字
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
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
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
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

重校畢
一作必

教澤似揚子

太史公其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
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賢士所慄慄者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委才志於道慎勿怪勿
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勃音本
作鼓
本字久則蔚然爾蔚音勿切又源而流者歲旱不
潤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
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
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

昌僕教等行
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

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

於僕非其實可知一本無字固相假借為之詞耳

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

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爲詞四

賦謂甘泉河東羽獵長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

加恢竒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文

本作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得狂恣睢肆意有

所作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

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一本無是

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

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胡即切而僕

稚駘卒無所為但赳赳文墨筆硯淺事城起千

切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

非所宜然卒篇欲是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

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康

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

重校作

重校作

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安溪先生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品題古人及當世為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然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近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罵群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去聲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

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誦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秀折

答貢士蕭纂求為師書求為一本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

既以高文開其知思並去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贅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計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

元白

少作

報崔黯秀才書

論為文

黯潘本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責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適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

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
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
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
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
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
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
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熨音熨故復云
切以所刺新病也切鍼諸深也切卒不能去纏結心臍

寧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

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塊積癥

中子之內藏。癥音退女病也玉篇又攻退攻許

藏切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

病。書字益下。而予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

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唱

土炭。唱徒濫切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

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

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

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火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想謂其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

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益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卷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

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
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
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相見
本一
首作日 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
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騷滯多所去甚論安敢懸
斷是且非耶書拒吾必曰周孔拒與抵同一本
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拒宜無
所諛道一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亥
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

重校用
孔下又有
吾字

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
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
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
能自雕飾引筆行墨快意累累瑜意盡便止
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
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
奉谷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
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

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蠟鵠

郊者吾取焉音蠶蠟中大有蠟蠟

伏鴉如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

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

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

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

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

方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

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一本生守

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推生者孟子

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

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

謹獻書于相公閣下謹字下一本宗元聞有行

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左傳昭四年陸渾

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

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贖

太息

二音 賔

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

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于

尋

尋 纒 井 繩 也

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

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

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

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

弊

音 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

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墜廢為孤

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

深願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

也 二音

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加當

略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

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

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

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

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

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于尋之

纒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

時疑作

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
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
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
拜

安溪先生云此文格調似韓子固亦當日切靡相資同異也按此与应科
目与人書貌似而命言殊不如此韓之工用筆亦頗簡行徑差異韓作於少年柳作
於晚歲以一文論其辨果數倍矣亦諸全集子也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瑯日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一本啓上更有陳情字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

元和元年子厚母盧氏卒于來州

沉竄竅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恋之誠

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

杜黃裳

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

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况於他人朝

奉字本注孫曰宗儒
未嘗為廣州按此啟
云天罰深重音元和
公與母之時元和元年
四月以安南都護封
昌為廣州刺史嶺南
節度使考是與昌而
後未信官誤耳

捧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

屏營恐懼貌是將收孟明於三敗

三年孟明代晉晉敗于彭衙次年孟明代晉清河焚舟晉師不出責曹沫於一

舉沫莫具莫佩二切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戰

許盡歸魯之侵地俾折脅臙脚之倫

賜上書司馬喜臙助於宋卒相中得自拂飾以

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

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

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

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再名而復極之特以登過其長九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

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

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

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允

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

油幢之前

江幢傳譬言之涉蓬瀛登崑閬

崑崙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
宮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太賢曲見存念
是以展轉歛歔書詠宵興願為斯役以報恩遇
擔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
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
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
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

蜀才自
子昂之
後者故
厚之

王吏部書是
王伊府郎中

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
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
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
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符載為韋舉友
使時為劉闢真
贊云行義則固輔仁則通它年良覲麟閣之中
及闢敗載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
仁之語禮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
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
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前漢劉向傳註
交戟謂守衛者
允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

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帳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
皆快然。罷去。知竒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
明。下流多謗。一本作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
何望焉。瞻均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
至。輕贖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
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當

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尉曹參軍陸卓

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聲。至一本

日有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

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

見刃。莫爲已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

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

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

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

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

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授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請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一本作謝李中丞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

著則接之以至公家蜀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

繆列郡肅澄清之風臣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

德許主切左氏作煥凡在巡

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

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

亦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各為賊賄卒無儲蓄得

罪之日百口熬然呼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

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

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
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情
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一本啓字上
有不應食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
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
之然乎子陽於是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
受出列子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
於士說符篇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賜之亦可受也

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
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
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憂故遁以自
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
辭今宗元與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
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慙斯固爲貪
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董仲舒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

可以爲工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者
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
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
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
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責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
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
其報也必細豈窮厄困辱則感縶捧戴萬萬有

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
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
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
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顯頽曠
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
因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是者鮮矣既受
辱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
亦欲出其感縶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
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

風周齊之間元第三人咸為帝者師解見前送
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
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
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
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
道無可取耶君子云天道無獨內弟盧遵其行
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
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恠於心無愧於色焉
以素元棄遠括搗故不求遠任務顯名而又難
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
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
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
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
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
罪其敢逃一本罪字下有也字進退恐懼不知
所裁不宣謹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時年十八一本落字上有決進退字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

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

自干幼年是以筮俊造之末跡筮切廁牒計之廁切

下列賈藝求售賈音古聞無善價聞音苦載文載音

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

見昵喔咿逡巡為達者嗤喔一七倫切咿於祈切

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
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
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
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
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
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戮弁
厚自潤澤進越無慮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
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暢息疊足搨翼拜祈公
侯之闕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

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
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
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
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
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
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
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
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
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揆文以

冉時儕稱雄時一本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

東燕石而履玄圃宋人得燕石以為寶周客觀之答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

殊又崑崙山有玄圃晉書云若玄圃之積玉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

詩序夜光報於魚目注夜抵取誚耳曷予補乎

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

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

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為建瓴建

響鏡音零出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

靡可使尺澤之鯢研奚切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

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

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

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為

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

所旣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

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

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一本物字下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

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
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
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
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
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
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
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
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
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

泥塵仰瞻

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類

首絕望

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

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
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
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持達而顧念之勤備
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覓之美陋質之
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
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
者不待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

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李宏詞之舉會閣下
等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兼
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
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
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
知已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
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
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
之美積能累業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

者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
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
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
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
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
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
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
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
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

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
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
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
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
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
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
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
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撲野昧劣進不知
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

求遠不可以言乎才乘翰執簡敗地而歸不可

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言刺力焉不可

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

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

居竊感荀瑩如實出已之德瑩音甞左傳成公

也部賈人有將實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敢

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伏候門屏敢俟招

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道終

撫焉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

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中

方叔魏邴謀篡辛趙致罕羌之績魏相邴吉

晉云罕誌早切字當作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

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

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

取淮右平吳元北服恒陽恒陽州也謂成德

州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

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

雖敗辱斥遂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瀆

汙整效蚩鄙少佐豪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

懼不敢進獻私願微聲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

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

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懋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

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與音虎

同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
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
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晟封西
以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
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繼後於周室哉宗元身
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
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
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
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

歌之釋音細米為禪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
王若欲知問巷風俗故立裨官使稱說
不勝憤
誦之至輕踴厲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明閣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
門闈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
下遭讒姤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
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
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未貞元年李吉甫

詰人林李士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

受放逐之罰存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
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
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
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
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
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
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
儀備而冒祭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

中分圭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

元和二年九月

節度使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

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
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
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
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
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

州等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
必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
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
書每感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篲醫
門操蒼乃切篲旋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
遠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
弊箒之詞詞本作辭同箒正西切曹子致之煙
膏分絕流弊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交盪
藁於楮衣藁音者前漢注龍門俯收於培井

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
津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
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
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群魑魅抽
魁莫覲切韓文云居蠻何以報恩唯當結草左
夷之地與魑魅為羣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

宗元啓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崔鵬字

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貞元年

自翰林學士。再遷同勳。貞外郎。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

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

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向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

惡顯大。其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

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

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蠶夷。

屠。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惶灼。

一作本謹啓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嚴礪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畜生人。以勇義平國難。

而劔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嗚首取其險固。為

我要衝。元和元年礪以山南西道節度討劉闢

腹心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渡。二音傍

音手渡劫故也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

禹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

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

念。踴躍成血。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

是以晝夜惴惴音平上二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音明或傳於世，又烏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然而已乎。謹撰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綬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驛名也，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遣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

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塗未弃，瞻仰遠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矜憐，孤賤持肆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壯積威嚴，伏增戰

越

上嶺南鄭相公所著文啓鄭絪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焉忤

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之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晞於白印。音云奧於到切突一斗切爾雅西南隅謂其之處。禮曰婦室。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印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祗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

十六首。冒昧上瀆。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即湖南李中丞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懼。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紉女切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弃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

口語助見為文
若心并六韓子
于勝王劉所以
但記新情西之
亦有美堂記不

滑已而涉於陌
虛也

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倘或
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
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嘗家洲記啓嘗即移

右伏奉處分令撰嘗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

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

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

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

旬模擬不得萬一竊伏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

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踈蕪之累慙

期廢事尤所戰慄慙與同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躅

躅音弓不知所裁無任墮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一本作尚

書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

定亂三城建功烏重胤少為路州牙將盧從史

五年重胤縛從史以獻憲宗嘉重胤力擢和

昇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元和九年刺史充

使淮汝鄭度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

元雖屏弃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

弭以備戎伍。弭音未無緣者風夜踊

躍不克寧。君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謂元清莫

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

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紉音善贊揚大功，垂

之不朽。瞻望霄漢，恋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

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同辭讀過

程